

本土作家荐读

永恒在兹 河东吾土

张永胜

柳足劲向上扔块砖头，眼见翻滚着落在原地，还差点砸在脚上。童年的游戏，早已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牵挂，给我的启示是，年龄愈大，离家愈远，愈想念故乡。想故乡的什么呢？刻骨铭心的还是陪伴自己成长的山水形胜。

这种本能，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构建。那时，村边有条古老的大埝，从哪里来、延至哪里去，不知道，却是我的童年乐园。大埝上葱茏密不透风的灌木丛，藏着蛇蝎鼠獾，90岁的老妈说，以前还有狼。秋日阴雨后，大埝上成片肉乎乎、绿莹莹的地皮菜（地木耳），是童年最鲜美的馈赠。后来走远了、看多了才知道，那条大埝叫姚渠渠，长100多里，是1450多年前隋朝为保护运城盆地修筑的。那么古老，难怪绿树成荫，阴雨生菌。工作后，因缘际会四方游走，每每回家，总要看一眼大埝，像看我的母亲。一条大埝陪伴我半个世纪，复杂的感情起起伏伏，婉转绵延。

更复杂的感情是这些年，我零零碎碎走过青藏高原、边陲海岛，只身探访中俄、中蒙边境小镇，被陌生同行者问起哪里人，总答“晋南——运城永济”。对方常接话：“看过你们那里的鹳雀楼、黄河铁牛、普救寺，山西的古迹真多啊。”这让我心生骄傲，那是我的故乡，转而又心生愧疚，走过全国很多地方，对故乡却知之甚少。一次看视频说运城的文物数量仅次于北京，更觉羞愧。我得补课，找些专业书好好看看，最好是文化散文，文学有趣还好读。《大唐蒲东》就是在我最渴望了解故乡时映入眼帘、进驻心田的。知晓书名，源自作家赵瑜介绍山西纪实文学历史时所提，当天我就在京东上下了单，20年前的作品早已脱销，买的是二手书。

好在一看就有种天然的代入感，放

不下。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写故乡文化最好的作品，属文化历史散文之列，写蒲州故城、鹳雀楼、普救寺、蒲津渡铁牛、五老峰，都是我“耳熟能详”的。文笔厚重如黄河大铁牛，高拔仅次于李存葆的《飘逝的绝唱》、余秋雨的《抱愧山西》。作者是我乡党，运城作协原主席王西兰，永济人，一个若干年前熟悉的大名，只是读他作品太少。书是2006年出版的，但内容“强横”、文笔“霸道”，足以与时间抗衡。

书读大半时，跳看到已故作家张石山的《古城灵韵化芝兰》的书评——堪称《大唐蒲东》的妙评，说它：“气度雍容、寄寓深涵、磅礴浩荡、文采飞扬，文明破解与文学思考熔铸一炉，认知价值和审美情趣交相辉映，探微烛幽，宛若宋词小制；铺排介绍，实乃汉赋气概；而想象飞驰，则分明唐诗境界。”如此准确的定位，甚合我意。又说写大唐蒲东，非此人不足以言其大，如同太白游黄鹤楼读崔颢诗有“崔颢有诗题上头”的喟叹。

书中写五老峰，有这样一处细节：唐高宗时，武则天参加朝议，谏言十二策，众官一看，第三策是以道德化天下，第八策是“王公以降皆习《老子》”，这是给官员树立为政信条和规矩，也是为政的大智慧。为官不能短视，得有青灯黄卷、甘于寂寞、默默为民服务的心理准备。武则天执政后，派人到五老峰邀请张果老（道家八仙之一）入朝，虽未成功，但中条山名声从此大显。

文章极有趣处，是写蒲津桥大铁牛与杨贵妃回故乡。蒲津桥是彼时世界瞩目的世纪工程，中国桥梁泰斗茅以升说：“浮桥地锚中，以蒲津桥的铁牛锚最为有名。”河东四座出土的大铁牛，重的70多吨，轻的也50多吨，铸造铁牛用了唐代国家铁锡年产量的百分之八十。中国冶铁技术领先欧洲千年。这座桥，让黄河不再

是天堑，从此李唐王朝从帝都长安往龙兴之地北都太原，必经蒲津桥，得过蒲州府。古河东依山傍水有平原，地广物丰，是京畿重地，产粮产盐屯兵织布，后升格为中都，是天选之地。

蒲津桥最风光的时刻，是迎接蒲州女儿杨贵妃的凤驾归来。作者书中描绘的盛况：“只见龙旗凤旛，金銮玉辇；只听鼓乐声声，笙歌阵阵。众星捧月一般，宫娥彩女执事护卫们簇拥着玄宗皇帝和贵妃娘娘，缓缓地通过蒲津桥。”虚构鲜活了历史，丰满了地域具象。这个千年前想吃荔枝的家乡美人，成就了乙巳年的优秀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；这个爱泡温泉的贵妃，成就了今天价格不菲、长演不衰的西安华清宫实景剧《长恨歌》。

贵妃和皇帝巡幸普救寺、栖岩寺，看望乡民。贵妃被缢死马嵬坡的消息，从蒲津桥传来，故乡人不信“女人是祸水”，“祸端自是君王起，倾国何须怨玉环（清赵长龄）”。“我一向不相信杨妃乱唐那些古老话。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，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。但向来男性的作者，大抵将败亡的大罪，推在女性身上……（《且介亭杂文》）”作者引用鲁迅的话，为故乡美女正名，字字铿锵。

书中如此妙趣比比皆是，且皆有出处，背后是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力与高远的述写境界。张石山评价，此书“行文涉猎古代建筑、诗词歌赋、戏剧传奇等诸多方面，无不尽力开掘其中之文化蕴涵，无不极力推崇其中之炫目辉煌”。王西兰先生将文学之美、史学之真、宗教之深融为一体，为故乡山河立传，为灿烂文明续脉，使任何一个读过此书的人，都能一窥大唐盛世的诗文之美、文化之盛：大唐的政治信仰多元宽容，追求绵绵之功；大唐的世纪工程气魄宏大，前无古人后无来



者；大唐地界上的人们思想解放，在庙里成就伟大爱情；大唐蒲州城池恢宏，文化发达，为明朝经济山西之最埋下密码，为清时晋商财富种下DNA。该书获评2004—2006年度“赵树理文学奖”，实至名归。

好的文化散文妙用正在于此。写好未必能一文定乾坤，但能矗立起一座不易逾越的高山。那楼、那寺、那牛已伫千年，那地、那山、那水已立万岁，作家倾注所有的经历、才华、关注，为这片土地立传。他是写那片地域、那个题材的天选之人，如余秋雨的《一个王朝的背影》《上海人》，如梁衡的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，写出了大事大情大理大气魄，如椽巨笔一探到底，后来作者超越不易。

20年前，该书甫一出版，张石山、周宗奇、毕星星、杨占平、苏华、韩振远等作家、评论家纷纷赞誉。20年后，因为该书写主体的千年沉淀，让我这个迟到的读者也能体会到，这些文字足以与时间抗衡，昨天能，今天能，明天依然还能。

时序轮回，代代辈出，晚辈们在阅读中了解过去，在游走中抚摸历史。写历史文化、人文古迹的好文，永远不缺读者。

书香故事

童年伴书香

杨巧丽

我出生在多子女家庭，两岁时常被当老师的父亲带在身边，咿咿呀呀的读书声是幼时最好的催眠曲，也是我与文字最初的缘分。

家里父亲教书、母亲劳动、姐姐上学，我还不到适学年龄，原本的幼儿园又解散了，便被父母“合理利用”，成了照看弟弟妹妹的“小家长”。一边抱着小妹、哄着大妹，一边盼母亲早点收工，百无聊赖间，我总会找些有趣的物件打发时光——撕破的一角报纸、父亲带回的废旧作业本。懵懵懂懂中，那些方块字像一只只小手，拉着我去“玩耍”，从此我便掉进了文字的“温柔坑”。

翻遍姐姐的旧课本、父亲带回的旧报纸作业本后，我开始翻箱倒柜找新目标，还真有了收获，是一本厚厚的“砖头书”。封面上竖排的两个大字，第一个不认得，第二个是“文”。我抱着书向周末回家的父亲讨教，他说这是他的高中课本——国文，“国”是繁体字，所以我不认识。书里的文字是竖排繁体字，父亲见我感兴趣，露出赞许的目光，教我认繁体字，还教我阅读方法，说：“遇到不懂的，把

上下文联系起来，大多能猜出大意。”

照着父亲的办法，我开始“啃”这块“大砖头”。起初看竖排字很费劲，久了便习惯了，遇到不理解句子，我就连蒙带猜，实在搞不明白就跳过，一页页翻下去，竟真把整本书“啃”完了。

以我的年龄，哪里知道这块“大砖头”的分量——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国文课本，收录了老舍、高尔基等中外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，《月牙儿》《黑白李》《断魂枪》《骆驼祥子》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，字字皆精华。

七八岁的孩子，虽不懂其中深意，却天生带着强烈的求知欲，就像小苗给足了养分，自然会攒足了劲儿往上蹿。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同时又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。一年时光，我从这扇窗窥见了另一个精彩纷呈的新奇世界。

老舍笔下的月牙儿、小女孩与妈妈、祥子与“虎丑”（我曾把虎妞错读为“虎丑”好多年）、小福子，高尔基笔下的阿廖沙、凶狠的外祖父和慈祥的外祖母……这些人物既遥远又熟悉。

我所读到的内容，虽说不能完全理解，但以我当时的年龄，兴趣才是最关键的。

因为我总是想不明白：小女孩为什么害怕看见月牙儿？拉洋车的祥子怎么会有个“骆驼”的外号？阿廖沙的童年为何满是艰辛？那时的我不懂，只被故事里的悲欢深深牵动。

老舍、高尔基，似乎得用某种权威来解释他们。父亲告诉我，他们是作家，作家就是能够将生活写成书的人，能够给人们展示生活以外的世界。父亲提到他们名字时郑重其事的神情，让我对他们产生一种高不可及的敬仰之情。

上小学后，我又读了《三家巷》《苦菜花》，虽在当时被称作“闲书”，但依然读得津津有味，也记住了这两本书作者的名字，并知道他们也是作家，写的也是文学。父母和老师总说看“闲书”影响学习，可这些书给了我课本之外的精彩。为了看书，我蹲厕所会忘了时间、烧火常忘记添柴，没少挨母亲的责骂，但我依旧痴迷。

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四处搜集“闲书”，也因此成了四邻八舍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，有人笑我，也有人夸我，还获得“书迷”的殊荣。

但是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不在乎。

只要能全身心徜徉在书海中，我便觉出生活的乐趣和精彩！

意图



经典语录

◆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，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。——《百年孤独》

◆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。——《吉檀迦利》

◆有些人浅薄，有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总有一天，你会遇到一个如彩虹般绚烂的人，当你遇到这个人后，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浮云而已。——《怦然心动》

◆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。——《暴风雨》